

楚楚
SHENGSHOU
WANGFEI
上

白霏烟语录：
夫君
你别跟我谈感情
很伤钱

倾城王妃



第一神偷，双重人格，
竟以不同身份嫁人为妃。
古怪王爷，身中情蛊，
是否甘愿陷入爱情骗局？

**人气作家楚楚
别出心裁**

打造一部两个男人与五个女子
之间的偷心大戏……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圣女妃

楚楚 著
SHENGSHOU
WANGFEI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手王妃: 全2册 / 楚楚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436-9669-3

I. ①圣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1359号

书 名 圣手王妃

作 者 楚 楚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刘晓艳 E-mail: qdpublxy@126.com

特约编辑 戚兆磊 伊艳蝶

封面设计 80小贾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4

字 数 4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9669-3

定 价 49.80元(全二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圣手玉妃

目录 [上]

SHENGSHOU
WANGFEI

楔子 / 1	第一章 疑云初现 / 3	第十一章 纨绔公子 / 134
第二章 千娇百媚 / 16	第三章 红颜知己 / 28	第十二章 少女情怀 / 148
第四章 大内密探 / 42	第五章 故布疑阵 / 55	第十三章 有情无情 / 160
第六章 前尘往事 / 66	第七章 白氏霏烟 / 79	第十四章 李代桃僵 / 174
第八章 一曲断肠 / 92	第九章 藏龙卧虎 / 106	第十五章 柔情夜话 / 188
第十章 各怀心事 / 121	第十一章 戏假情真 / 254	第十六章 当局者迷 / 200
		第十七章 姹紫嫣红 / 213
		第十八章 风起云涌 / 227
		第十九章 共醉一梦 / 240
		第二十章 戏假情真 / 2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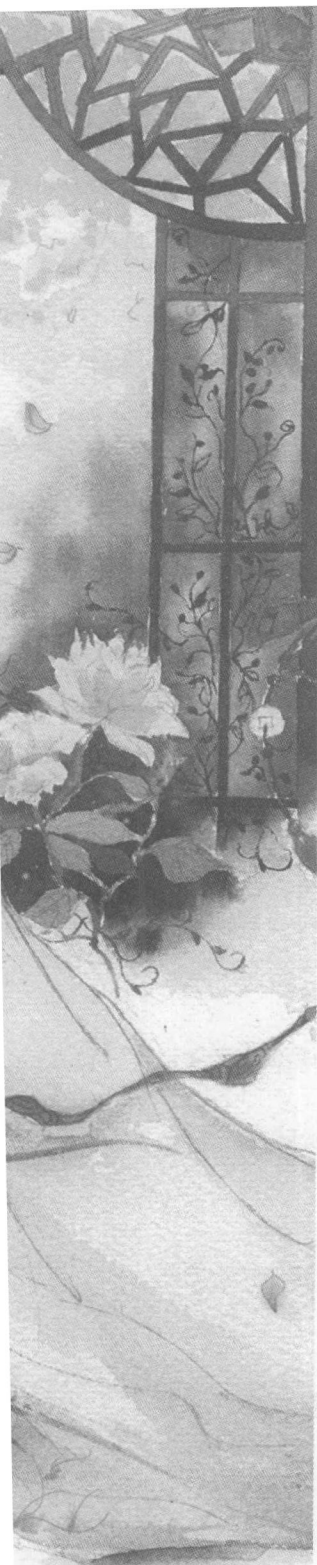


圣手玉妃

目录【下】

SHENGSHOU
WANGFEI

第二十一章	假戏真做 / 269	第三十一章	恩断义绝 / 396
第二十二章	一身骄傲 / 282	第三十二章	弱水三千 / 409
第二十三章	无可奈何 / 295	第三十三章	情之一字 / 423
第二十四章	重新开始 / 307	第三十四章	情到深处 / 437
第二十五章	明争暗斗 / 321	第三十五章	机关算尽 / 449
第二十六章	一生一世 / 332	第三十六章	花卉花落 / 463
第二十七章	风云再起 / 345	第三十七章	原来如此 / 476
第二十八章	意欲何为 / 358	第三十八章	真相大白 / 488
第二十九章	醋意横生 / 369	第三十九章	他的秘密 / 499
第三十章	事不过三 / 385	第四十章	痴心不改 / 512
		尾声	/ 527
		番外一	债是这样欠下的 / 529
		番外二	我们成亲吧 / 533



楔子

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。

在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之间，花红柳绿之下，美艳妇人拉着少女的手，语重心长地叮嘱：“霏烟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怎么这么快又要走啊？这些年我们聚少离多，师父很想念你啊。出门在外要小心身体，好好照顾自己。都说穷家富路，银子一定要带足，不够的话找你三哥要点。还有啊，那个柳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没事的话还是做你自己吧，别让她出来瞎搅和……”

少女不耐烦地翻翻白眼，“白蔓蝶，你又说我坏话。”

白蔓蝶一惊，惊恐地退后几步，“不是吧！你现在是柳倩啊？亏我对你好言好语的。”

“师父，你这是歧视柳倩，溺爱霏烟。”一身洁白的衣裳，飘逸如云。

“你这种二皮脸，生来就是受歧视的。”

柳倩怒了，柳眉倒竖，双手叉腰，“师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不是经常教导我，说歧视别人是不道德的吗？”

白蔓蝶不以为然冷哼，“是吗？那是几千年后的思想，你现在说这个早过头了。”

柳倩不悦地挑起眼角，“你异世来的了不起？”

白蔓蝶狠狠拍了她一下，“你这熊孩子，要不是本姑娘当年救了你，你还在柳府啃树皮呢。如今翅膀硬了，敢跟我顶嘴了是吧？”

“我哪敢啊！”

“知道我为什么歧视你了吧？霏烟就不会跟我顶嘴。”

柳倩提高音量，尖锐地大叫：“师父，你干嘛要分那么清楚，我和霏烟难道不是一个人吗？”



白蔓蝶搔搔头发，“呃……是吗？应该是吧。柳倩等于白霏烟，真是一道纠结的三维立体几何题啊。说来也是我这个当师父的失职，居然没有及早地发现你有心理问题，否则事情也不一定会变成这样。”

柳倩翻翻白眼，“那你是要白霏烟还是柳倩啊？”

“这个问题……”

“哼，就知道你偏心她。”柳倩把包袱往肩膀上一甩，大摇大摆转身离去，“走了，再见。”

白蔓蝶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大吼：“喂，你干嘛啊？”

“回京，当大内密探。”

“你发烧神经错乱啦？大内密探不是你六师姐吗？”

柳倩耸耸肩，“那我去嫁人好了。”

“嫁谁啊？”

“平南王秦慕风。”

白蔓蝶受了严重刺激，失控地尖叫：“他好像有老婆的，你嫁他干嘛啊？”

“偷他。”

白蔓蝶纠结了，“重点不是嫁他干嘛，而是他有老婆，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”

柳倩理所当然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他有老婆我就不能嫁了？”

“喂喂，飞贼多有前途啊，你干嘛改行结婚呢？”

柳倩嘿嘿一笑，“当然是为了偷他。”宛如秋水的眼眸，格外狡诈。

嘎嘎——

一排黑压压的乌鸦从头顶上飞过，白蔓蝶抬起头来，忽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

秦慕风，你要倒霉了。

疑云初现

柳阡陌成亲了，嫁给了当朝平南王秦慕风为侧室。

不知多少名门闺秀、小家碧玉在背地里偷偷羡慕着。

她们想象中的柳氏闺秀，必是鸳鸯盖头龙凤袍，翡翠明珠点绛唇，享尽了天子之家的富贵荣华。

可是，世事往往并不如世人所臆想的那样美好。

偏僻的院落里冷冷清清，没有张灯结彩，没有龙凤花烛。有的，只是一室凄凉。

作为新娘的柳阡陌没有盛装打扮，没有凤冠霞帔，反而一身白衣，素面朝天地坐在床榻上。

不像是办喜事，说是办丧事反而贴切。

蜡烛已经燃尽，黑暗中，纤细柔弱的身影更加孤单。

这就是她的新婚之夜，如果他想羞辱她，他的目的……达到了。

她起身，慢慢走出去。

夜色正浓，凉风徐徐。半弯新月挂在空中，隐约可见月中嫦娥。

那月宫中的嫦娥是否如她一般孤单？不，嫦娥有玉兔，还有伐桂树的吴刚。

而她，只能与清风明月为伴。

“冷落你了吗，本王的爱妾？”一个冷漠残酷的声音，打断她的沉思。

柳阡陌身子一震，怯懦地低下头，“王爷。”眼角却微微扬着，将他浑身上下打量得透彻。

平南王秦慕风冷然的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邪笑，“这么着急？”

阡陌低着头，声音细如蚊蚋，“不是。”

秦慕风冷笑，“既然你这么着急，我是不是应该满足你的愿望？”

语气中的寒意让阡陌身子发抖，像风中的落叶。

“进来。”秦慕风丢下两个字，大步踏进房内。

好一会儿，阡陌才抬起头。一抬头，见到的，是他搂着另一个女人的情景。

妩媚妖娆，巧笑倩兮，是他的侍妾彩衣。

“你看什么？”秦慕风危险地眯着眼。

她乖顺地垂下头，声音细如蚊蚋，“妾身没看什么。”

彩衣姑娘妩媚地娇笑，“妹妹，你不会怪姐姐扰了你的新婚之夜吧？”

“不敢。”头垂得低低的，似乎无声的啜泣。

新婚之夜争风吃醋，争宠夺爱。嚣张跋扈的宠姬对上胆小懦弱的妾室，真是一场好戏啊，比戏园子里的戏有趣多了。

“抬起头，看着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人生啊，总有许多不如意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柳阡陌被迫成为戏里的主角。

纵使万般不愿，也得咬着牙忍耐。

也罢，是个女人都有今天。

可惜，她的新婚之夜稍微挤了点，稍微残酷了点。

过了五更，柳阡陌在鸡啼声中幽幽转醒。

举头看看凝固的蜡泪，再看看床榻上洁白如雪的白丝绢，她满意地笑了。

秦慕风，有的东西可以给你，有的东西，毁掉也不给你。

你有你的残酷，我有我的骄傲。

慢吞吞穿上衣服，她坐在床边，静静等着天明。

面对一室的黑暗，不堪回首的过去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，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重现。

她的娘亲，原本是柳相的青梅竹马、糟糠之妻。当年相爷一朝飞黄腾达，立即娶了当朝大学士之女，以无所出为由休了她娘亲。她娘亲没有办法，带着她流落街头，饱尝人情冷暖。后来，她们母女在乞讨时遇到柳相，柳相怕风言风语影响他的仕途，费尽心思将她们幽禁在一处废弃的荒园之中，断绝了她们与外界一切的来往。

五岁那年，她母亲过世，柳家每日给些残羹剩饭任她自生自灭。这么多年来，平步青云的相爷压根儿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叫阡陌的女儿。

直到几个月前，他才猛然想起来自己有个女儿已经过了嫁人的年纪。

确切地说，他想起的不是柳阡陌，而是一个姓柳的女子。出身柳氏，可以作为政治筹码的女子。

平南王秦慕风，在当今皇上即位之前只是个闲散皇子。相爷不慎失误，与他少有来往。当今皇上即位后，秦慕风的地位也水涨船高，不但平定边关战功赫赫，还因此手握重兵，权倾朝野。

一时之间，炙手可热。

柳相老谋深算，想以联姻拉拢，偏偏其余五个女儿都已经出嫁，最后，才会把主意打到她身上。

柳相为人不择手段，不惜拉下老脸，当朝求皇上赐婚。平南王风流，朝野尽知，更何况两人也算门当户对，陛下为收秦慕风的性子，勉强应下这门婚事。

她清楚地记得，下旨那天，平南王冷冷地抗旨，说他已有王妃。

那女子曾是青楼名妓，名唤彩霞。据说彩霞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，秦慕风虽有红粉知己无数，却始终对她珍爱有加。

青楼名妓怎能做王妃？皇帝无奈，只能以天子威严强逼。就在赐婚的第三天，彩霞上吊自尽，香消玉殒。

秦慕风伤心欲绝，不顾皇上太后反对，以王妃之礼将她葬入皇陵。

彩衣是彩霞的妹妹，姐妹共侍一夫，好一出千古佳话。

彩衣原本并不得宠，彩霞死后，一跃成为平南王府最受宠爱的女人。据说，彩霞死前曾留书请秦慕风代为照顾。他宠的是彩衣，爱的却是彩霞。

他爱彩霞，无人不知，阡陌自然知道，她不安想得到秦慕风的宠爱。她要不起，也不想要。

她很清楚自己的价值，秦慕风娶她，不过是为了报复她。他一厢情愿地认为，她是害死彩霞的凶手。

七天，是七天吧。

彩霞死去七天之后，秦慕风进宫面圣，接受了皇帝的赐婚，唯一的条件是只能为妾。他一生只有一个妻子，那便是已经香消玉殒的彩霞。

皇上对自己逼死了彩霞深感愧疚，答应他的条件。她柳阡陌不过是下堂妻所出，做堂堂平南王的妾不算委屈。

世人皆认为她不委屈，只有阡陌自己知道，她很委屈。即使是做皇帝的妾，她也不愿意。

如果说做妾委屈，那么她的婚礼更加委屈。

早在婚前三天，秦慕风就派人告诉柳相，阡陌只是妾，他不会给她任何仪式，

让她自己走进王府，如果不愿意，尽管退婚。

于是，她提着包袱，孑然一身地走进王府，成为了他的妾室。

妾，是她生平最讨厌的字眼。一想起来，就咬牙切齿。

天渐渐亮了，光亮柔柔地流泻在屋内。偶尔还有几声鸟叫。

推开窗户，迎来一室清风。

她走到梳妆台前，拿起一支簪子把玩。

簪子本身为银质，约小拇指粗细，雕花精美。尾端镶嵌着四颗珍珠，三颗大的是花瓣，小的是花蕊。珠花下方坠着流苏，流苏为银色，却非银质。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中间那颗小珍珠似乎是活动的。

她灵活地绾起青丝，用发簪别住。

流苏在空中甩出银色波浪，凌厉而肃杀。

秦慕风无正妃，阡陌又是明媒正娶的妾室，自然是王府地位最高的女子。按照惯例，四位来路不正的侍妾必须给她请安。

在王府，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院子。阡陌居住的寒清阁是最偏僻、最破旧的地方。当初建王府时，皇帝曾戏言寒清阁是王府的冷宫。她进王府的第一天，就直接让她住进寒清阁，秦慕风无非想告诉她，她已经失宠，不要痴心妄想。

住在这里，她没有任何怨言，寒清二字正合她意。

装扮好自己，柳阡陌落寞地坐在花厅首座。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她不禁好笑。她们会来给她请安吗？她未受宠先失宠，更何况她只是一个妾室，那四位女子何必给她请安呢？无论她们来不来，她一样要等，这是规矩。

所幸她是个相当安静的人，可以独自枯坐几天几夜而不说话。一个上午的时间对她来说，并不难熬。

是的，一个上午，她坐了整整一个上午，寒清阁中依然只有她一人。

她似乎被遗忘了，没有人告诉她该吃早饭，也没有人告诉她该用午膳。嫁进王府的第一天就让她饿肚子，这是秦慕风的报复计划之一吗？她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走进王府之前，她就已经有受折磨的觉悟。

只是不给她食物而已，并不算什么，更厉害的报复还在后面呢。呵，她等着。

面对江湖的腥风血雨，她也不曾怕过，难道还会怕这个吗？

未时一刻左右，寒清阁的冷清终于被打破。

“王爷，你好坏啊。”

一个柔媚的声音飘进她耳中，阡陌嘴角勾起一个弧度，笑得冷淡。他终究还是沉不住气了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，他就已经输了一半。

“你不就喜欢我坏吗？”声音中带着暧昧。

“王爷，你偏心，心里只有彩衣姐姐，把玉萝都忘到天边去了。”

“王爷，还有含翠呢。”

说话间，五人已经走进来。四个女人偎依在秦慕风身边，一边两个，个个都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。

面对阡陌，四个“温柔”的女人趾高气扬，嘴边含着讽刺的笑，冷睨着阡陌。四人的表情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诉说着同样的信息——柳阡陌没地位。

阡陌对上她们讽刺的眼神，依然淡漠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明媚的水眸，却蒙上一层薄薄的雾。

秦慕风淡淡睨阡陌一眼，满意地见到她眼中的泪光。五人对阡陌视若无睹，继续调情。

王府四位侍妾，各有千秋。

彩衣妩媚，玉萝娇柔，含翠清雅，胭脂艳丽，每一个，都是难得的美人。

柳阡陌也是美人，可跟她们一比，逊色许多。

她眼睛里闪过一抹异彩，盈盈拜倒，“妾身参见王爷。”这是他要的，对不对？

秦慕风冷笑，“收起你的苦瓜脸。”

难道，她连哭泣的资格都没有吗？

“是。”阡陌哽咽，眼泪从眼眶滚出。

她的眼泪总让他亢奋，他懒洋洋地托起她的下巴，“你哭什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本王亏待你。”

“妾身只是想家。”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的烂理由，真可笑。

彩衣笑吟吟地道：“既然你那么想家，不如回去好了。”

“回去可好？”秦慕风笑着问，笑意却未达眼底。

阡陌垂下眼帘，“好。”她温顺地点头。这么迫不及待休了她？

“你……”她的回答让秦慕风很不舒服，她是他的妾室，休想说走就走。

秦慕风冷冷斜睨她一眼，抬手捏住她的下巴，“你是本王的妾室，在本王厌烦你之前，休想离开王府。”

“是。”一贯的温柔乖巧。

“记住你的身份。”

捏住她下巴的手加重力道，似乎要将她捏碎，疼痛得她直掉眼泪。

阡陌眨眨眼，泪水噼里啪啦往下掉，“是。”

“王爷，这位就是宰相‘千金’吗？”含翠明知故问。

秦慕风低头在含翠的嘴唇上亲了一下，轻点她的俏鼻，“聪明。”

彩衣装模作样地微微欠身，“彩衣拜见夫人，彩衣请安来迟，请夫人恕罪。”

他大手搂着彩衣的纤腰，在她耳边低语：“你忙着伺候本王，当然来迟。”

“伺候你的还有含翠呢。”含翠拉着秦慕风的衣服撒娇，不时以眼神向阡陌示威。

玉萝双手攀住他的颈项，“王爷，你偏心，难道您嫌玉萝伺候得不好？”

秦慕风暧昧地眨眨眼，“玉萝自然是好的。”

“秦慕风，这种货色你也能吃得下，还真是不挑。”含着笑意的声音打断他们调情。

那声音带着几分不屑，几分俏皮，清脆悦耳。说话之人绝对是个女子。

“谁？”秦慕风下意识地看着阡陌，只见她低着头，双眼含泪。不可能，刚才那句话不可能是她说的。

柳阡陌只会哭，而且胆小懦弱，她的声音不会如此俏皮活泼。

“秦慕风，你这么厉害，不如到牧场去吧，那里有无数动物在等待着你哦。”接着是一阵清脆的娇笑。

声音似乎是从屋顶上传来的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武功不弱，如果屋顶上有人能瞒得过他吗？

四个侍妾不敢再叽叽喳喳，乖乖闭上嘴，靠紧秦慕风。出现在房顶上的不会是什么好人，十有八九可能是刺客。

“哈哈，本姑娘夜盗飞燕是也，看不惯你的行为，拔刀相助。怎么，不服气？你咬我。呸呸，被你咬，我还怕得艾字开头的病呢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迟早会得花柳病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已经娶了柳阡陌，还跟那四个女人乱搞，你重婚知不知道？以你的罪行，足够枪毙了。”飞燕越说越鄙视，说完还不忘啐一口。

秦慕风不在意飞燕骂他，而是在意她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府。他执掌王朝一半兵权，边关布防图等重要资料都在他手里，她出现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

“传说飞燕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只替雇主偷东西拿酬劳而不自盗财宝，你到我王府有何贵干？”飞燕是当今天下第一神偷，天下没有她偷不到的东西。只要给她钱，她什么都偷，就是皇帝的龙袍，她都能扒到。

飞燕五年前出道，因偷了武林六大门派之一清凉派的镇派之宝而闻名江湖。偷清凉派宝物一个月后，飞燕又潜入皇宫盗走西域进贡的夜明珠，从此，她的大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她爱财如命，却从不偷别人的财物。很多时候，她偷来的东西价格远远超过雇主支付的酬劳，可她却始终拿钱盗物，从未坏过规矩。就因为她的良好信誉，想请

她偷东西的人多不胜数。

飞燕很神秘，想雇她偷东西的人很难找到她。据说，她在一家青楼落脚，青楼老鸨就是她的接头人。只要找对地方，就可以联络到她。世上那么多青楼，哪家才是她的据点？鬼知道。

又有另一种说法，飞燕是武林第一情报组织天机阁的人，想请她偷东西飞鸽传书天机阁即可。

传说始终是传说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至少，目前没有人证实。

飞燕出现在王府想偷的到底是什么？总之，不会是故意来找他麻烦的。

飞燕哈哈一笑，愉快地道：“柳阡陌，飞燕我也偷人命，秦慕风这样欺负你，我帮你杀了他好不好？看你那么可怜的分儿上，给你打个对折，一万两白银就好。”

“不……不不……不、不用了。”柳阡陌边说边打战，话说完，人已经瘫在地上。

飞燕叹息一声，“真不中用，不知道你嫁给这人渣干什么。女人啊，要懂得为自己做主，别老是想着男人为天那一套。这样吧，你来给我做徒弟，我帮你杀秦慕风。不就是个平南王？相信我有能耐杀他。”

“谢谢……女侠好意。”阡陌身子隐隐发抖，满脸恐惧。

飞燕咕哝一声，“哎，真没用。我走了，看在你那么可怜的分儿上，我好人做到底。有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的勾当请联系我，给你八折哦，拜拜。”

好一会儿，花厅里静悄悄的，谁也不敢吭声。

直到确定飞燕真的离开了，秦慕风才转身离开。

他走到门口，转头冷冷道：“你给本王好好待着，没本王的命令不许出这个园子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本王会派丫鬟来伺候你。”

伺候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恐怕是监视吧。

四个侍妾忙扭着腰跟上去，时不时转头冷眼讽刺示威。

看着他们五人的背影，柳阡陌嘴角勾起，似笑非笑。

好戏，才刚刚开始呢。

谁笑到最后，谁就笑得最甜。

出了寒清阁，秦慕风再也无心演戏，甩开四个侍妾独自回风云楼。

他的戏是演给柳阡陌看的，她不在，他何必再演？

该死的飞燕，打扰了他的兴致。她突然出现在王府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若她的目的是钱财宝物也就罢了，如果她的目的是边关布防图等重要机密文件，他恐怕不会

有安稳日子过。

天下没有飞燕偷不到的东西，如果边关布防图落在敌国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传说飞燕只认钱不认人，难道她真会为了钱而卖国？

坐在书桌前，秦慕风为飞燕的到来而伤透脑筋，揉揉发疼的额心，他不禁想起她的话。想他平南王纵横情场那么多年，谁不说他风流倜傥？只有她敢这样说他。如果他们不是敌人，他倒想跟她玩玩。

他今天对柳阡陌的伤害是不是很成功？应该是吧。如果不成功，怎么能引起一向冷情的飞燕同情？

柳阡陌，敢嫁给我就要有本事承受我的报复。你让我失去彩霞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

柳阡陌，该死，他怎么又想起她？

他本以为能让皇帝赐婚的会是个有手段的女人，没想到柳阡陌是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女人，这与他当初的设想差太多。

柳阡陌不爱他，他可以明确感觉到她对他一点爱意也没有，只有深深的无奈。她是被迫嫁他的？他们同样身不由己？

无论是不是被迫的，她的出现害死了彩霞总是不争的事实，他会让她付出代价的。

“飞扬。”秦慕风沉吟，脸上尽是肃杀之意。

“王爷。”贴身侍卫飞扬听到他的召唤，从门外走进来，面无表情。

“加强王府守卫。”对付飞燕除了防备没有任何办法。柳阡陌真是煞星，她嫁进王府第一天，他就惹上飞燕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

“是。”飞扬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但他知道按照主人的命令去做不会错。

秦慕风一改平日的轻浮，凝重地道：“飞燕出现在王府。”

听到飞燕二字，一向冷静的飞扬也忍不住微微皱眉。那个女人是出名的难缠，碰到她准没好事。虽然他们的名字同有一个飞字，不过天差地别。

“遵命。”飞扬微微弯腰领命，脸上依然一贯淡漠。

“盯紧那个女人，别让她有机会作怪。”秦慕风顿了顿，“别被她骗了，我总觉得她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。”看到她的第一眼，他就有这样的感觉。那个女人柔弱过头，显得不真实。无论她打的什么主意，他都不会让她好过。

飞扬想，王爷太多疑，柳阡陌胆小懦弱，一看就是好欺负的主，她能作什么怪？

“是。”飞扬抬头，瞟秦慕风一眼，“王爷，您是不是太偏激了？阡陌夫人是无辜的。”明眼人都知道柳阡陌是无辜的，王爷为什么不明白呢？都说男人遇到爱

情会变成傻子，果然是真的。那个彩霞姑娘，真是勾走了他的魂。

秦慕风冷哼一声，“不需要对她那么尊敬。”

“王爷。”飞扬意味深长地说道，“或许阡陌夫人才是最适合你的。”王府那四位侍妾，包括已经死去的彩霞姑娘，个个都是冲着秦慕风的权势富贵而跟他。而柳阡陌总是淡淡然然，显然没有把名利地位放在眼中。若非要从她们当中选一个，柳阡陌是最好的选择。

飞扬跟自己多年，如今却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说话，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能耐？

秦慕风火气涌上来，黑眸一闪，“她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”

“阡陌夫人没有给卑职任何好处。”飞扬不卑不亢地回答。他是局外人，总比王爷看得清楚些，王爷身边的女人哪个最好他心里有数。

“阡陌夫人？”秦慕风冷笑，“既然她这么好，赏给你如何？”

飞扬抬头，直视秦慕风，“王爷，您恨柳姑娘不仅仅是因为彩霞姑娘吧？”他简直被仇恨蒙蔽了心智，分不出谁才是真正的明珠。

秦慕风挑挑眉，“你知道的。”他跟柳家的恩怨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

“柳姑娘是无辜的。”柳阡陌是如此纤细出尘的女子，本应受人疼爱，可惜错生在柳家，更嫁错人。

秦慕风冷冷笑道：“若你真的很关心她，等本王玩腻了赏给你吧。”柳阡陌不知道有过多少个男人，就算他把她赏赐给飞扬，她也没什么好说的。

以她柳阡陌的性子，谅她也不敢说什么。

“卑职不敢。”

飞扬表面是恭敬，心里却十分不屑。对女人太无情，总有一天会尝到苦头。

“给柳阡陌派个丫鬟，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”

“是。”柳阡陌太可怜，给她派个性子温和乖巧的丫鬟吧。

盯着飞扬的背影，秦慕风笑得更冷。柳阡陌勾引男人的本事真是一绝，进王府第一天，就得到了飞扬的认同。

窗外，一抹缥缈的影子看着秦慕风，微微扬起嘴角。

飞扬带着丫鬟进寒清阁的时候，柳阡陌站在院子门口发呆。飘动的白衣，如瀑的秀发，将她衬托得更加缥缈。

“夫人，这是您的丫鬟。”飞扬对她很恭敬，一如对待王爷。

阡陌转身，微微一笑，“谢谢。”

这一笑，清秀的容颜更加妩媚。

“夫人客气，她是玉香，从今以后负责你的饮食起居。”他的眼睛微微瞟一眼身后的小丫鬟。

小丫鬟垂着头跪下，“奴婢参见夫人。”

阡陌淡淡道：“起来吧。”

“夫人。”飞扬顿了顿，“夫人，你别怪王爷。”

夫人？她担当不起。

阡陌失笑，“我有什么资格怪他？”是她自己走进王府的，无论未来的路是什么样，她都没有资格怪任何人。

“夫人，柳家和王爷的恩怨你知道吗？”

柳阡陌摇头，“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”

“夫人你歇着吧，有需要飞扬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”这样一个优雅的女子，却埋在王府，真是可惜。

直到他走出很远，阡陌才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。”

阡陌站在原地，思绪缥缈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好一会儿，她一动不动。

玉香不知什么时候从屋里拿出一件衣服，披在她身上，“夫人，天凉了，你进去吧。”

“叫我姑娘吧。”夫人两个字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讽刺。

秦楼楚馆，销金窝。

烟花之地，自古以来备受争议。风流男子流连忘返，良家女子避之唯恐不及。

天下有好色男子，所以有秦楼楚馆。好色男子历朝历代皆有，秦楼楚馆同样与世长存。

醉烟楼是京城第一青楼，也是天烨第一青楼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日日客满。醉烟楼有个规矩，姑娘年过二十五以后，不准再接客。愿意从良的，给一笔银子另谋出路；不愿意离开的，教导新来的姑娘或打杂。

因此，姑娘个个年轻貌美，国色天香，多才多艺。醉烟楼的姑娘每一位都是极品，所以没有花魁。每位姑娘都有花魁之姿，有花魁之才，何必大费周章。

秦慕风是醉烟楼的常客，在没有遇到彩霞之前，他府中无女人，几乎整日流连醉烟楼。遇到彩霞之后，他不再出入青楼，收纳了几位姑娘入府。纳侍妾的时候，醉烟楼的姑娘拒绝了他的好意，否则，他府里的侍妾恐怕都是出自醉烟楼。

“王爷，你三天前才娶了宰相之女，今天就出入醉烟楼，她让你不满意吗？”坐在醉烟楼内，大将军霍天边喝酒边调侃。